

抗战前夜，前清宝藏之说盛传关东
神秘烟锅牵出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

暗夜下的 枪口

ANYEXIADE
QIANGKOU

冰江★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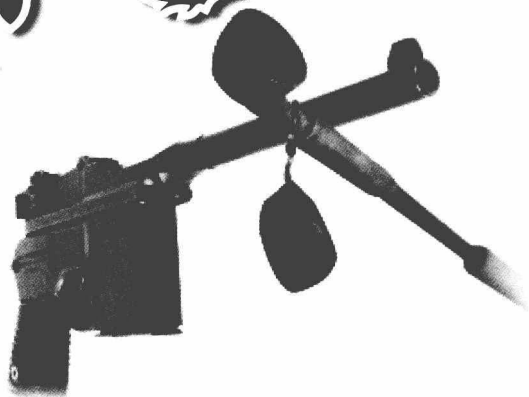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抗战前夜，前清宝藏之说盛传关东
神秘烟锅牵出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

暗夜下的 枪口

ANYEXIADE
QIANGKOU

冰江★著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暗夜下的枪口 / 冰江著. — 贵阳 :

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221-09607-4

I . ①暗… II . ①冰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3440 号

暗夜下的枪口

作者 冰江

责任编辑 张云端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 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428 千字 印张 22.75
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· 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传说，这只是一个传说。

传说“后金”（后改国号“清”）太祖努尔哈赤凭十三副铠甲起兵之后，历时二十年，逐渐统一了长白山以北及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。在东北境内，每攻下一座城池，都会把城中的财宝秘密地送往松花江流域某座山中秘藏起来，并且修建了一个巨大的地宫储藏室，请了著名的风水师与匠师督造。工程规模宏大，直到努尔哈赤去世前一年才竣工，皇太极下令杀了所有修筑者。

那么，努尔哈赤为什么要修建这么一个巨大的财宝储藏室呢？

努尔哈赤曾在斡难河畔遇到一位得道高人，此高人自称是先知，可预知未来，告诉努尔哈赤不久将可“黄衣称朕”，一统关东，子孙可手握九鼎神州。努尔哈赤当时很自信，自己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岂有不“黄袍加身”之理。但是，此高人又告诉了一件令努尔哈赤心颤的事，二百多年后爱新觉罗一系的帝气必尽。努尔哈赤问其解决之法，那高人摇摇头，并再无言语，只是从怀中掏出一张纸，递给了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打开纸条，上书“开国势，宏图帝气长百年。先人计，穷途龙脉起深山”。自此努尔哈赤每日研究纸中文意，某日突然参悟，于是就有了地宫储藏室的“龙脉的传说”。

努尔哈赤所定的龙脉之山，是一位出名的风水师所指的，在松花江流域。至于是哪一座山，这是无上的机密，没人知道。不过，听说有一个当年修地宫的工匠得以不死，把这一地宫的地图藏在了一把烟锅子中，子孙代代如奉至宝相传。那工匠临死前告知其子，好好保存它，不要去找“龙脉”，否则会遭天杀！可是，不知是哪一年，这把烟锅子意外丢失了，从此再也没人见过。

时光转眼过去几百年，历史的车轮辗到了二十世纪初。这是一个乱世的开始，一个血与火翻飞的年代。

1905年日俄战争，俄国战败，日本接手辽东半岛与南满铁路，设关东都督府。1919年日本改都督府为关东厅，成立了“关东军”。从此，关东军开始了在中国东北四十年的罪恶之旅。

1927年，沈阳，关东军司令部。

总司令村冈长太郎（以下简称“村冈”）正在办公室内踱着步子，忽听有人报告，村冈通知进来。一卫兵报告道：“报告！松井少佐来了！”

“让他进来！”村冈示意松井进来。

松井少佐进来，行了个军礼，说道：“报告，北满勘察小队已经准备就绪！”

“很好！”村冈嘴角露出一丝喜悦：“这件事情一定要十分地保密，松井君，我任命你为这次北满勘察小队的队长，我相信你会为帝国出色地完成任务！”

“我一定会不辱使命，不惜一切找到龙脉地宫！”松井少佐表情严肃坚定。

“在满洲，这个传说流传得很广，我想这一定是真的。将来，整个满洲，整个中国，整个支那地区，都会成为帝国的领土！等找到了龙脉的宝藏，做了军饷，将会大大加快帝国军队的扩张步伐！”村冈的表情很得意，“快了，很快了，我们眼前的一切，都会是我们的！”

“司令说得很对！张作霖最近似乎很不听话，您怎么看？”松井少佐说道。

“没有我们的支持，他将会失去一切，甚至包括自己的性命！”村冈的眼神里透着诡异和狠毒，“前几天的爆炸没有炸死他，他很走运。不过，不会再有走运的事情了，他的存在很快就会毫无意义了！”

“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松井少佐询问出发时间。

“明天早上出发！”村冈突补充道，“听说有一把烟锅子上绘了龙脉地图，设法找到它，这样我们就会更容易找到地宫宝藏了。另外，你们此行已经不能以军人的身份出现了，我想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松井少佐等七八个人化装成了地质勘察队的模样，从沈阳城出发了。此勘察队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地质勘察仪器，似乎对找到龙脉地宫胜券在握。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关东军乔装勘察队寻找龙脉地宫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传到了大帅府。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很是恼火，大骂：“妈了巴子的，日本人真是欺人太甚！中国人的东西咋能落到日本人手里，绝对不能！去，把学良叫来！”通知卫兵把张学良找来。

不一会儿张学良来了，张作霖告知了这件事，张学良也是愤慨焦急。

张作霖捋了捋大胡子，沉思片刻，道：“我们一定要在日本人之前找到龙脉宝藏！想想那地宫里得装多少值钱的玩意儿啊，那能装备多少精良武器啊，要是让日本人先找到了，往后咱们东北军就得在地上爬着走了！”

张学良赞同道：“是啊，必须在日本人之前找到龙脉宝藏！这龙脉的传说也早有耳闻，就是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“妈了巴子的，管他是真是假，要是真的咋整？”张作霖把找龙脉这件事交给了张学良，“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，你们独立旅能人不是多吗？有会算

卦的，有会勘察的，选出几个人，北上！”

张学良是独立旅的旅长，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队。

张学良回到少帅府，开了一个秘密会议，最后选出了四个人，作为北上寻找龙脉地宫的人选，张学良任命康德广为该小组组长。康德广是张学良在一次战斗归来的路上收的一位德才兼备、神通勇武的战士。此人在很多次战役中屡立奇功，受到张大帅多次嘉奖。所以，张学良把这次任务交给他是再放心不过了。

“德广，这次虽不是出兵打仗，可这次比打仗还重要，你可要谨慎小心啊！”张学良嘱咐康德广，“这件事非同小可啊，往小了说是算损失了中国的天大的财物，往大了说那可关系到东北，甚至中国的生死存亡了！”

“放心吧，少帅，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！”康德广信心十足地打了个军礼。

“好！”张学良很高兴，“就冲你这股子劲儿，我都对你放心！”

在四人临行前，张学良对康德广说：“我听说有一把烟锅子绘有龙脉的地图，最好先找到这把烟锅子，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日本人的勘察设备先进，咱们只能尽量地走捷径。”

康德广等人背负着少帅的期望秘密北上了。

前清的遗老遗少们结成了宗社党，依附日本人图谋复国，头目就是肃亲王善耆。他们一边依仗着日本人，一边打着自己的小算盘。宗社党在关东军内也有眼线，很快就知道了关东军寻找龙脉的事。于是，关东军寻找龙脉的事便成了几乎公开的秘密了。

宗社党派出了以小钉子为首的几个小太监，乔装成闯关东的民众，也秘密地潜入了松花江。这个小钉子曾是肃亲王身边的侍从，后来清朝灭亡，随肃亲王逃亡到了旅顺。1922年，肃亲王病死于旅顺。肃亲王病死之后，把复国的一切事情交给了七儿子宪奎，也就是金璧东。大家对金璧东可能会很陌生，但是提到川岛芳子，大家一定熟悉了。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，是肃亲王的十四女，后来过继给日本人川岛浪速。小钉子对于金璧东言听计从，这次也正是接受了金璧东的命令。

三股势力，三种背景，都围绕着龙脉宝藏开始行动了。

第一章



孩子王



松花江承载着无限的历史沧桑从北满大地上流过，它见证了松花江流域的一切千变万化，风云际会。松花江畔，从来都没有安静过……

毒辣的日光疯狂地烘烤着北沟屯，整个屯子就像个大蒸笼。屯子东头的泡子已经干得仅剩一摊摊的淤泥，几只已看不清颜色的猪拱挤在一起，身上满是湿漉漉脏乎乎的泥浆，在这炎热的盛夏享受着那不易的一丝丝凉意。有的小泡子水被蒸发干了，好多大小的鱼垂死地乱蹦着，直到晒死成了鱼干儿或被农户捡走。农家的栅栏是用柳条插的，被偶尔来的一点热风吹得微微颤动，耷拉着发蔫儿的柳叶，个个如文弱病态的黛玉。

北沟屯自入夏以来已经连续高温十多天了，今天是迄今为止最热的一天。

屯子的北面有条河，叫北沟河，是屯子里唯一的一条河，东西流向，最终汇入松花江。在东北，这样的河很多，不过，都是些小河沟子，水量并不是很大。

在这北沟河旁，是大片大片的水田。老烟袋沿着田埂走到地边的一棵大柳树下，撂下尖铲，用干瘪的大手正正头上的破遮阳草帽，眯缝着眼睛望了望他那向地主张汉章租的几亩几近千涸的水田，叹了口气，骂了一句：“这操蛋的天气，真他娘的不让人活了！才几天的工夫，又这德行行了！”

老烟袋拿起尖铲横在地上，坐在铲杆儿上，背倚着大柳树，打开烟口袋，抽出别在腰间的大烟锅儿。

这支烟锅，黄铜质地，做工很精细。烟锅有普通酒盅般大小，烟杆儿约莫半米多长，头儿是用岫岩玉雕的烟嘴儿。这支铜烟锅，是老烟袋他爹传给他的。至于老烟袋他爹在哪儿得的这把烟锅子，除了老烟袋他爹本人，就没人知道了。老烟袋他爹也未对老烟袋提及过这把烟锅子的来历。

只见老烟袋把烟锅往树干上“叭叭”地敲了敲，掏出碎烟叶子塞满烟锅，用洋火点着，“吧嗒吧嗒”地猛抽了几口，显出无比舒服的神情来。

老烟袋抽了几口烟，缓缓地站起来，把烟锅放在地上，拿起尖铲大步走到河边，往手心吐了吐唾沫，把河沿与水田连着的堍台挖开了，河水顺着流儿进

了老烟袋家的水田。

老烟袋拄着尖铲，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，自语道：“要没这北沟河，这稻子全都得瞎到地里。这年景，又是闹胡子，又是闹旱灾，天老爷不长眼啊！”

“二皮，你可加小心了，这河汉子摸不准哪儿就有陷坑，不准往里去！”老烟袋忽然想起正在河汉子里洗澡的小儿子二皮，转头朝河里喊道。

“放心吧，爹！我就是这水里的三道鳞（淡水鱼的一种），扑腾得溜着呢，没事儿！”二皮嘻嘻笑着，探出脑袋，拍着水花冲老烟袋得意地说道。

这二皮今年十三岁，身体干瘦，脑袋较大，外号“大脑袋二皮”，人称二皮。其生性顽劣，却疾恶如仇，是屯子里有名的孩子王。二皮常常召集屯子里的一些孩子，或和自己差不多大，或比自己小得多的。常常自己扮成皇上模样，盘腿坐在土堆上，一帮孩子做文臣武将。然后纷纷跪拜，一本正经地山呼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”，二皮会面露微笑，摆出高贵的姿态，单手一抬，说句：“众卿平身！”“谢万岁！”“有本准奏，无事退朝！”类似于此例荒诞可笑事情，在二皮身上不胜枚举。

待水放得差不多了，老烟袋已经吸了三锅烟了，最后习惯地把烟锅往大树干上“邦邦”地敲了几下，扣净了残余的烟灰，用力地吹了吹烟锅，满意地别进了腰间。然后起身用尖铲挖土堵住了垄台上放水的豁口。

“又能挺上一阵子了……”老烟袋从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轻吁了口气，而后叫二皮，“二皮！别扑腾了，走，回家！”

老烟袋说完，却不见二皮有回应。

“我说二皮啊，回家了，麻利点儿！没听着啊！”老烟袋又喊了一遍，这次喊得比上次喊得声音大很多，言语中略带火气。

可还不见二皮回应。这下老烟袋可真急了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抬眼向河里望去。登时看得老烟袋两眼发蒙，河里竟空无一人！！河面静静的，仅偶尔能吹来一丝波纹。

人呢？二皮哪去了？！二皮咋就活生生地不见了，没有丝毫征兆，就这么蒸发了。老烟袋越看河面越恐惧，反复地大喊：“二皮！二皮！二皮！”最后直到喊得声嘶力竭。二皮该不是溺死到河里了吧？以前也有过孩子淹死的，要不是这该死的天气太热，也不会轻易同意二皮进河里洗澡的。

老烟袋愈想愈害怕，愈想愈自责。老烟袋也不敢多想了，自责地骂了自己一句：“李茂生啊李茂生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你咋就不会水呢，会他娘的狗刨儿也成啊！”老烟袋不会水，不知所措地发了一会儿怔，忽然又眼睛眨巴一下，把尖铲一撇，一路慌慌张张地小跑，看样子是到屯子里喊人去了。

原来这老烟袋姓李，名茂生。祖籍奉天（沈阳），在前清咸丰年间他爷爷那辈儿因生计，举家迁到松花江江北开荒，才在这北沟屯扎下来。以前他爷爷

拼了老命在江北的荒甸子开了好多地，保管片片俱是良田沃土。可惜最后积劳成疾，得了痲病死于炕上。大片的地都均分给了两个儿子，长子李多福（老烟袋他爹），次子李多禄。可惜他二叔李多禄不争气，品行恶劣，满腹坏水，勾结胡子“大酱缸”抢了哥哥李多福的地契，占了三垧多地。无奈李多福只得给地主家做长工扛活，在李多福临死之际，给老烟袋留下了两枚银元和一支铜烟锅，并嘱咐他，日子再贫苦，再没钱，也不能卖了或当了这支烟锅。这烟锅子也就作为传家宝物一样传给了老烟袋。

老烟袋给他爹发完丧，就租了张汉章家的五亩水田和四亩旱田维持生计。大地主张汉章性和善，对老烟袋的缴租日子也较宽裕。在历史上，中国地主的形象都不太好，这张汉章就是这么个好东家。再说这二皮，是老烟袋李茂生的二儿子，全名叫李凤昭；还有个长子，在县保安大队当兵，时年二十一岁，叫李凤暄。究竟这李凤暄是什么样的人，下文自有详述。

却说这老烟袋回到屯子不多时，便哭丧着脸，步履匆匆地带了五六个壮年汉子向河边行来。

老烟袋带着众人赶到河边，面冲着这几个男人，顺手就向河里指，焦急地说：“快快，二皮就溺这个河汉子里了！”

有两个男人刚要往里跳，突然有个叫张大柱的手指着喊道：“快看！那不是二皮吗！？”

众人都不禁一愣，顺指望去，哎呀妈呀，那不正是二皮嘛！这小子，干啥呢？只见那二皮躺在河对岸不远处的碧绿软绵的河沿草地上，跷着二郎腿，不大声地吹着口哨，手里摆弄着几个瓦白的嘎啦（河蚌，东北土话），神情甚是喜悦。

“二皮！你给我过来！”老烟袋厉声喊道。

二皮打了个激灵，一骨碌爬起来，看见这么多人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咋了，爹？咋来这么多人？”

老烟袋一听，差点没背过气去，气得有些哆嗦，质问道：“死崽子，你刚才干啥去了？！”

二皮一脸莫名，好像在说我没干什么啊，我哪都没去啊。

站在老烟袋一旁的张大柱微微不悦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老烟哥啊，你这不是逗我们玩儿呢吗？二皮啥溺水了？看那舒坦样儿，这不好好的吗？咋地没咋地！整的这是啥事儿啊？”

旁边的三歪也说：“老烟叔（三歪辈分小），你说这大热天的，能把人晒化喽，看把我们爷儿几个累的，撒丫子跟你跑，来看啥事儿都没有，这扯不扯！”

其他几个也都开始埋怨：“就是！”

老烟袋压着火气，笑呵呵地说：“真对不住啊，我都被这死崽子整蒙了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们得回去了，这天头，太热了！晒死人！”张大柱咧着嘴，直用手掌往脸上扇风，边说边转身要走。

见张大柱走了，其余人也都不悦地跟着回了。

老烟袋目送着，仰头喊道：“对不住了啊，赶明请爷们几个喝酒啊！呵呵。”

几个男人走了，老烟袋看了看仍傻站着的二皮，真是火冒三丈，喊道：“傻站着干啥？过来！”

二皮麻溜地渡了过来，趴在河边可就是不上来。

老烟袋一看二皮不上来，怒问：“咋不上来？！”

二皮笑嘻嘻地说：“不上，上来了你得打我！”

“快上来！没事儿你怕啥？！”

“不上！”

“上来！！”

“不上！”

老烟袋气得左晃右晃，说：“好，你不上，是吧？我问你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”

二皮一脸委屈，说：“我就在这河汉子里了，哪儿都没去！爹，你咋不信我呢？”

老烟袋点了锅烟，“吧嗒”吸了一口，说：“我那么喊你，你咋没听着？”

二皮眼睛一眨，翻了个身，长音地“哦”了一下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那难怪了，我说您咋没找着我呢。呵呵，我搁水底下了，耳朵还塞了草叶子，那咋能听着呢。”

老烟袋吐了口烟，问：“水底下了？我在河沿待那么长时间，你咋不上来？！”

二皮“嘿嘿”一笑，往身边指道：“掏嘎啦。搁泥里摸着几个大嘎啦，就抠啊。滩泥太硬，费劲！好不容易抠出来，手指头都抠坏了。”

老烟袋面容稍缓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你这孩子，为了几个嘎啦，搁水底下待那么久，吓死个人！好了，上来吧！”

二皮仍旧不动弹，看着老烟袋，眼睛流露出畏惧的神色。

“呵呵，上来吧，爹不打你，爹是那不讲理的人吗？”老烟袋被二皮弄乐了，说。

二皮眨巴眨巴眼睛，嘴一翘，乐了，光着腚就上来了。登上裤子，光着上身，拿破布衫子兜起那几个大嘎啦，“嗖”地蹿到老烟袋前面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爹啊，我前面先走了，让我娘给我煮嘎啦去喽！”

“驾！”就在这时，不远的大路上跑过几个骑马的人，俱身着麻衫布衣，骑得奇快，一转眼就过去了。

二皮止住了脚步，好奇地问：“爹，那伙是啥人？”

老烟袋晃了晃头，说：“不知道啊，这年月，谁知道是干啥的！干啥的都有！”

“快点儿！”大路上又传来了一阵叫喊声，这是一伙当兵的打扮，为首的戴个淡蓝色的大盖帽，手里头扬着把盒子枪。显然，这伙兵是在追刚才那几个人！

老烟袋看着这伙兵过去，对二皮说：“好像是保安大队的！”

二皮一听是保安大队，来了精神，说：“那我哥也在那里头喽？”

老烟袋“嘶”了一下，说：“嗯，可能在。”

二皮乐了，说：“哈哈，好！”

老烟袋微愣，问：“好啥？”

二皮喜悦依旧，说：“我哥老长时间都没回家了，啥时候能回来啊，这回能顺路回来不？”老烟袋往鞋底磕了下烟锅，突面露不悦，说：“走，别说他了，好像他没这个家了！回家！”

老烟袋一提到大儿子凤暄，就不高兴。自凤暄到县保安大队当兵，都四年了，没回过一次家。二皮他娘让老烟袋去县里看看凤暄，可老烟袋是个倔脾气，对二皮娘说，他是儿子我是儿子？！他不回家看咱俩，看看他爹，我倒要费劲拔力地看他去？妄想！二皮娘也是无奈，本想自己去看看凤暄的，可老烟袋死活不让。凤昭年纪尚小，自九岁那年就再也没见过哥哥凤暄。二皮很恋哥哥，逢人就说我哥是个当兵拿枪的，引以为豪。

爷俩回了家，二皮把嘎啦撂到灶台上，朝他娘说道：“娘，看，我抠的嘎啦，煮了吧，晾成干儿，待到过年吃！呵呵，我出去玩儿了！”

二皮娘“哎”应了一声。

老烟袋走进来，瞅了眼那几个嘎啦，自语道：“这个二皮，真不叫人省心啊。就这么几个嘎啦，瞧把他爹耍的。”

二皮娘笑了，说：“二皮又咋了？看你那脸，拉得跟长白山似的，呵呵。”

老烟袋抓起个旧蒲扇，摇了起来，说：“你那儿子，淘得厉害！潜水里那么长时间抠几个嘎啦，惊动一帮人！今天没揍他，便宜他喽。”

二皮娘轻瞪了一眼，说：“二皮不还是个孩子嘛，你这当爹的，净说狠话！”

晚上，繁星满天，月如残玉。二皮翻过几道篱笆，来到了赵先生的家。

赵先生家屋里昏暗，只见炕上和地上的板凳上坐着十多个面庞灰扑扑的孩子，大到十四五岁，小至七八岁。窄窄的屋子里，靠墙的破桌子上斜立个黑板，桌子上放着黄色的粉笔。黄色的粉笔？所谓的粉笔不过是来自岩层的画石，易碎，不耐书写。

赵先生二十三岁模样，戴着副黑边眼镜，个子不高，偏瘦，小背头，长

挂脸，身着一套很旧很旧的青色长衫，样子儒雅。这个赵先生上数五辈儿都是前清的读书人，可偏偏都是秀才，连个举人也没有，更别提进士了。唉，书香门第，秀才都放臭了。这北沟屯里就这么一个知识分子，白天劳作，只有晚上有闲暇时间。在当时洋油（煤油）很贵，所以农民睡觉很早。可这赵先生家的灯油是家家供给的，无非为了让孩子识个文断个字。

二皮推开门来到里屋，挤了个地方坐下。赵先生正在教《千字文》，前一段时间教的是《三字经》。旧社会的启蒙教育，也就是识文断字，都是以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颜氏家训》等为初级教材。

“同学们，我今天教给大家的是《千字文》。《千字文》是我国南朝人周兴嗣所作。下面大家来看黑板和我一起念。”赵先生说完，转身指向黑板上的几行字，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，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，闰余成岁，律吕调阳，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，金生丽水，玉出昆冈，剑号巨阙，珠称夜光，果珍李柰，菜重芥姜！”

赵先生读一句，孩子们就无比认真地跟读一句。

放学了，二皮一把拉住翻篱笆的四蒿，坏笑道：“回家着啥急啊？四蒿。下来！”

四蒿被二皮这么一拉，就骑到了篱笆上，硌得下体生疼，说：“二皮，硌死我了！你轻点儿拽我！”

四蒿慢慢地下来，表情微微痛苦，说：“干啥呀二皮？我娘让我下学就早点回家呢！”

二皮笑骂道：“熊蛋包！我发现赵先生家房檐子有老鼻子鸟窝儿了！咱给掏了吧！”

四蒿白了二皮一眼，说：“我才不和你掏呢！”

二皮急了，问：“为啥？”

四蒿语句不连贯，有些畏惧地说：“和你掏鸟窝子，我总分得少。”

二皮拍了下四蒿的后脑勺，说：“就你这熊蛋包，你有我掏得多吗？我那叫按劳分配！”

四蒿讲不过他，干脆坐在地上，说：“和你掏鸟窝还不如回家捏泥人。二皮，你让我走吧。”

泥人？二皮一听，颇感新鲜，凑过去，眯着眼问：“泥人？你会捏泥人？”二皮微微摇头，表示不信。

四蒿点点头，说：“咋啦？不过刚学，捏得太硌碜，呵呵。”

二皮笑了，不屑地说：“就你？呵呵，还学捏泥人？”话锋一转，问，“跟谁学的？”

四蒿微诧，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啊？”

二皮眉头一皱，说：“快说！”

四鳛拍拍屁股站起来，说：“那你得让我走。”

二皮不耐烦了，点头表示同意。

四鳛接着说：“在屯子东头大柳树下来个卖泥人的，和他学的。”

清晨，日光和煦，并不毒辣。二皮今天起得很早，这不，正蹲在院子里的菜园子中和泥。

老烟袋无意看见儿子此举，不免好奇，走过来就问：“二皮，和泥干啥？”

二皮没抬头，说：“呵呵，捏泥人。”

老烟袋乐了，没听说二皮会捏泥人啊？行啊这小子，还想学门儿手艺啊。

老烟袋问：“你啥时候会捏泥人了？”

二皮说：“还没会呢。”

老烟袋笑道：“呵呵，我当你小子会呢。还没会就和泥？”

二皮笑着反驳了一句，说：“不会才和泥学呢。”

老烟袋摇摇头，笑着说：“呵呵，我不和你说。你小子，小嘴儿巴巴的！”说完，老烟袋转身走了。

屯子东头有棵大柳树，是屯子里最大的一棵柳树。有人推算，这树足足有百余岁了。此树根深干壮，枝繁叶茂。每到逢年过节，村民有在这棵大柳树上拴红布条的习俗，保佑家人平安。俨然，在村人心中，这就是棵佑福祉保平安的神树。

二皮兴高采烈地来到大柳树旁，还真看见个卖泥人的卖货郎。

这个卖货郎，看样子六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方脸长须，戴顶破草帽，正盘坐在那聚精会神地捏着泥人。捏一会儿，便拿起旁边的烟锅吸上两口，然后又精神饱满地继续捏。在此人面前的地摊上摆了不少形态各异的泥人，个个栩栩如生。二皮见了，格外惊喜，异常兴奋地跑到捏泥人摊边，蹲在那看着那人捏泥人。

那人见二皮专神地看自己捏泥人，笑着问：“孩子，买个泥人？”

二皮用手摆弄摆弄摊上的各色泥人，说：“你的泥人捏得真好。”

那人“呵呵”笑道：“是吗？你这孩子真会说话。买一个吧？”

二皮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不想买，我想和你学。”

那人听了“哈哈”大笑。二皮一愣，问：“你笑啥？”

那人笑意不减，说：“我若教给你如何捏这泥人，你会买我的泥人吗？”

二皮也笑了，说：“我要会了捏泥人，干吗还要买你的？”

那人吸了口烟，说：“就是啊，我卖这泥人是为了营生，我教了你，你不就抢了我的饭碗，断了我的生计，那我干啥要教你？呵呵。”

二皮理屈词穷，只得说：“那你干吗教四鳛？你就不怕他抢了你的饭碗？”

那人一愣，笑了，说：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接着眼珠转了一下，嘴角微露笑意，拿起那把不起眼的烟锅，说，“你说我这把烟锅咋样？”

二皮瞟了一眼，不屑地说：“你这破烟锅，和我爹的那个没法比！”

那人精神一振，似乎来了兴趣，说：“哦？我这个也不错啊，咋就和你爹的那个没法比啊？”

二皮见那人不服，底气十足地说：“就是没法比，我爹那个是传家的宝贝！你说还有法比吗？”

那人笑问道：“咋个传家宝宝贝？不就是个抽烟用的烟锅子吗，有啥特别的？”

二皮挠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好！比你这个好！”

那人微笑赞同道：“嗯，对，对。你说得对！比我这个破烟锅子好，呵呵。哎呀，看你这孩子还真不错，我教你啦！”

二皮一听，喜出望外，嘴一咧，笑得夸张，说：“真的吗？哈哈，太好了。白教？”

那人朗声笑道：“白教，白教，当然是白教，不收你学费，呵呵。”

二皮嘴一咧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嬉笑道：“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啥，早说教不就完了嘛。”

那人从旁边抓起一把泥，二皮也抓起一把，和那人像模像样地学着。

回到家，二皮兴奋异常，来到菜园子里，找到早上和的那堆泥。二皮一看，傻了眼了，全都干了！二皮自己不禁也笑了，一脚把那坨泥块踢到一边，又重新和了一堆。可是这泥总和不合适，不是稀了不成形，就是干了一捏就裂，着实让二皮又急又气。

正巧四蒿路过，二皮高喊“过来”，四蒿走到二皮跟前，见二皮和的泥，说：“你也去学了？”

二皮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咋的？”

四蒿笑道：“你学会了？”

二皮轻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学会了，可就是这泥总和不好。那老头儿教你和泥没？”

四蒿咧嘴一笑，说：“没教。”

二皮“切”了一下，说：“完蛋货！”

四蒿并没在意二皮侮辱自己，突然好奇地问道：“你咋让他教你的？”

二皮脸一沉，说：“这个老头儿，真磨叽！非得让我说他那个破烟锅好不好。”

四蒿眼睛登时睁大了一倍，说：“啊？他也这么问你的啊？”

二皮也是惊诧，说：“咋的？你啥意思啊？他也这么问你啦？”

四蒿连忙点头称是。

二皮更诧异了，更疑惑了，说：“那人是啥意思呢？咋问咱俩同一个问题呢？”

四蒿也是诧异，说：“是啊，咋回事儿啊？”

深夜，银月如钩，偶有薄云。二皮家，一道道惨白的月光映照在破旧的窗棂上。

里屋，二皮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在想，白天那个捏泥人的为什么要和他谈烟锅呢？而且和四蒿谈的是一样的。那个捏泥人的到底是个啥来历？不对！为啥二皮和他谈完人就不见了呢？该不会是冲着自己爹的烟锅来的吧？二皮想到这，思路逐渐明朗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听见外屋有啥动静，不大，但是能感觉出来。有贼！二皮睁开眼睛，掀起身上的被单，悄悄地登上裤子下了地。这个二皮，胆子真大！二皮操起墙角的一根结实的桦木棍，蹑手蹑脚地朝门口挪动。

二皮顺着门，轻轻地撩开帘子，身子慢慢地探到外屋，手里死死地握住那根桦木棍。外屋由于没有门窗，所以很黑。二皮屏住呼吸，心怦怦地狂跳，眼睛尽量地睁到最大。本来有动静的外屋这会儿似乎又静得出奇，连个蚊子声耗子叫都没有了。

突然，外屋的门裂了个缝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二皮看见有个人影奇快地闪了出去。二皮精神一振，咬了咬牙，立马跟到了外屋门边，把门裂开一道缝，单眼向外望去。望了一会儿，却没甚动静，二皮索性也侧身闪到了门外，一探究竟。

月光微弱，二皮站在院子中央，望着昏昏暗暗的四周，站了好半天，也没甚异样。并且贴着房根儿在房子的四周巡视了一圈，也是一无所获。二皮更纳闷了，那个人是谁呢？我家又不是地主豪绅，达官显贵，家财万贯的，干啥贼偷到了我家？

折腾了一大顿，二皮深深地打了个哈欠，准备回屋睡觉。正当二皮轻轻地拉开外屋门的时候，着实把二皮下了一大跳！二皮张开嘴刚要“啊”，可没等“啊”出来，就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二皮拼命地挣扎，那人单手夹住二皮的腰，用手拍了下二皮的后脑勺，二皮脑袋一耷拉，立马就老实了下来。

“他爹，你瞧见二皮没？”清早，二皮娘睁开眼睛见二皮不见了，用手扒拉老烟袋。

老烟袋睡眼惺忪地说：“咋了？呵呵，这孩子勤快，能起早！摸不准是出去鼓捣啥去了。”

二皮娘点了点头，要穿鞋下地。

老烟袋有早上睁开眼吸一袋烟的习惯，顺手去摸烟锅。这一摸不要紧，老烟袋的心立马就空了。没了！烟锅没了！

老烟袋顿时心里慌了，忙问：“他娘，你看见我烟锅子没？”

二皮娘说：“没有啊，咋了？你不是天天放在你褥子边上吗？”

老烟袋急道：“是啊，可咋就没了呢？”

二皮娘也慌了，说：“是不是你放到哪儿忘了？”

老烟袋坚定地说：“不会，我天天放那。”

二皮娘突道：“不会是二皮拿了吧？”

“二皮拿它干啥？”老烟袋有些不信。

二皮娘说：“谁知道他拿它会干啥？”

“等二皮回来我得问问二皮！”老烟袋说。

再说二皮，这二皮让谁给掠走了啊？掠到了啥地方？

也不知道这是啥时辰，也不知道这是啥地方，二皮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脑子有些昏涨。二皮抬起身子，倚着墙，借着屋内的一盏小油灯看着四周。这屋子不大，四面都是土，连个窗子都没有，潮气比较重。自己在靠门旁的一张小床上，床上铺了厚厚的稻草。

床的下角是张灰了吧唧的桌子，油灯就摆在上面，发着幽暗的光。二皮下了床来到门前，用力地拉了拉，没拉开，知道被人上了锁。二皮侧耳贴在门上，听见了外面有稀稀拉拉的脚步声和说话声，但不是很清楚。

“哈哈，那小嘎子醒没醒呢？门打开，我去看看！”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，声音很大。

二皮听闻，赶忙撤到床上，佯装睡熟。一阵锁动声，门“吱”地开了，走进来一个人。这人个子不高，脸上戴了个面目狰狞的酷似人皮材质的鬼脸面具，看不出多大年纪。此人就是贼帮的大掌柜，人送外号“鬼影儿”的张慕秋。

张慕秋走到二皮跟前，摸了摸二皮的脸蛋，说：“呵呵，小小子，挺能睡啊！药使多了。”

二皮趁着张慕秋不注意，“噌”地一下贴着张慕秋的身边就奔了门口。张慕秋缓过神来，忙转身去抓，抓个空。二皮刚要蹿出门去，谁知一只胳膊横在了门口，二皮结结实实地撞到了上面，“哎哟”了一声。

“往哪跑啊，小子！”门口出现一个又高又壮的汉子，一把抓住二皮。

张慕秋见那汉子抓住了二皮，笑着说：“老三，这小子，还挺麻利。呵呵。”

这个被张慕秋称为老三的叫吴松冈，是贼帮的三当家的。

吴松冈一把把二皮推到了床上，笑道：“大哥，这小子撞得还真使劲儿，把我这胳膊都撞麻了，呵呵。”

二皮瞪着张慕秋和吴松冈，仍不时地往出冲，可都被吴松冈给揪回来。二皮这会儿坐在床边不动了，嘴里“呼呼”喘着粗气。

“跑啊你，咋不跑了？瞅把你能耐的！”吴松冈笑着喝道。

二皮坐在那不吱声，撅着嘴，瞪着眼。

张慕秋半弯着腰，瞅着二皮，说：“你叫啥名？”

二皮仍不吱声，反倒把头撇到一边。

吴松冈吓唬道：“这小子，还挺倔！你不说我削你喽！”

二皮这回说话了，但是却抬头冲着吴松冈，说：“你小爷我叫二皮，你叫啥名？”

张慕秋看了吴松冈一眼觉得这小子挺有意思，乐了。

吴松冈一愣没怒，反倒也笑了，说：“这小子有意思，真他娘的有意思。行，挺有胆儿啊，将来也是个爷们儿！呵呵。”

张慕秋笑道：“二皮？好好，好名儿。是挺皮实的！淘小子出将才嘛！”

“对了，老三啊，给二皮整点吃的，别让这小子饿着。”张慕秋示意吴松冈，说完就和吴松冈走了。

走廊里，吴松冈边走边对张慕秋说：“大哥，你咋对这小子这么好呢？”

张慕秋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这小子，我看着就稀罕。我要招他当女婿。呵呵。”

原来，张慕秋有一个女儿，比二皮年小两岁，叫张萍儿。这丫头虽生得容貌清秀，却有些二百五，头脑实在是不灵光。不知道张慕秋这么精明的人怎么会有这么愚钝的女儿。

二皮？当女婿？

吴松冈听完，“扑哧”一声乐了，说：“大哥，你抓这小子回来，哦，就是要给你当女婿的啊？呵呵，有意思。”

张慕秋佯装严肃，说：“咋啦？不行啊？”

吴松冈说：“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感觉挺好玩儿的。抓女婿？搁谁都觉得新鲜啊。呵呵。”

张慕秋得意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就要这样的，那囊了吧唧的我还不要呢。另外，这小子有用啊。”

吴松冈会意到了张慕秋在指烟锅，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这烟锅，那瞎子说的可信吗？”

张慕秋敛起笑容，正色道：“那瞎子确为神人，加上近年江湖疯传。天大的秘密，惊人财富，宁信其真！”

二皮到了中午都没有回家吃饭，二皮娘有些坐不住了，就对正在编筐的老烟袋说：“他爹，二皮咋还没回来？该不会出啥事儿吧？我这右眼皮咋跳呢？”

老烟袋眼一横，说：“乌鸦嘴！这小子是在外面玩野了，跟他哥一样，家都忘回了！”

二皮娘瞥了眼老烟袋，坐在炕上，左右寻思，就是感觉不踏实。于是，穿鞋下地，说：“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”